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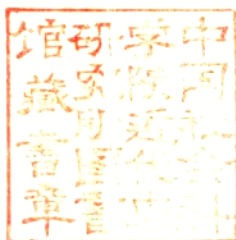
武大椿 赠

1993.4.11.

武大椿文集

第一卷

回忆录



武大椿 编著
武延龄

1991年7月



集 志 誼 文

武 大 楷 文 集

第 一 卷

回 憶 錄

(內 部 交 流)

編 著 武 大 楷 武 延 齡
 原 址 老 校 河 南 省 新 安 縣 豫 西 農 業 專 科 學 校
 郵 政 編 碼 4 7 1 8 0 0
 新 校 河 南 省 洛 陽 市 天 津 路 7 0 號
 郵 政 編 碼 4 7 1 0 0 3
 印 刷 豫 西 農 業 專 科 學 校 文 印 室
 印 刷 日 期 1 9 9 1 年 7 月

目 录

序言	(1)
一、1984年6·1儿童节有感——从个人童年上学的经历，回忆自1931年起至1945年止，共15年间，河南省开封市及北京市中小学校情况之点滴—— (1984·5·30·写)	(3)
二、(一)忆宋问梅二三事(二)忆荆幼筠二三事(三)忆父亲二三事—— (1987·8·21·)	(8)
三、父亲之墓志..... (1988·2·17·)	(12)
四、有关我父亲墓志之补充材料..... (1988·8·12·)	(14)
五、忆父亲二三事之二..... (1988·5·18·)	(15)
六、我父亲墓志的白话译文..... (1988·7·27·)	(20)
七、我的徬徨(1945—1950)..... (1988·7·28·)	(22)
八、我的大学(1950—1955)..... (1988·7·28·)	(24)
九、工作5处之概况(1955—1962)..... (1988·7·29·)	(25)
十、在三考县(1962年夏—1979年底)..... (1988·7·30·)	(27)
十一、拾遗之一..... (1988·8·7·)	(29)
十二、对我父亲墓志上几个名词的解释..... (1988·9· 17·)	(33)
十三、拾遗之二..... (1988·10·27·)	(37)
十四、拾遗之三..... (1988·12·28·)	(40)
十五、对我个人的评论..... (1989·3·9·)	(43)
十六、对我父亲墓志上几个名词的解释之二..... (1989·4· 23·)	(44)
十七、“功力门武术”传人马清和先生传..... (1989· 12·31·)	(45)
十八、青年们要注意的一两个问题..... (1990·1· 19·)	(48)
十九、亲友杂谈..... (1990·2·21·)	(50)
二十、亲友杂谈之二..... (1990·3·22·)	(51)
二十一、民国初年河南省图书馆馆长武正润小传..... (1990·5· 11·)	(53)
二十二、管伙2年多的体会..... (1990·6·6·)	(54)
二十三、论环境对人的影响..... (1990·6·14·)	(56)

二十四、记冯汝璈先生二三事	(1990·8·16·)	(58)
二十五、我父亲之简历表	(1991·5·1·)	(58)
二十六、武大椿小传和简历表	(1991·5·1·)	(59)
二十七、寄故友×××君长诗一首	(1989·8·16·)	(63)
二十八、为母校校庆85周年献诗	(1990·9·18·)	(66)
二十九、一件奇怪事	(1991·5·1·)	(66)
三十、悼孙晓村校长逝世诗	(1991·5·4·)	(67)
主要参考文献	(1991·5·29·)	(67)
附录一、北京农业大学畜牧学院教授张仲葛先生传	(1991·5·)	(68)
附录二、武延龄简历	(1991·5·)	(71)
附录三、父手书古诗	一封	2
附录四、邹廷璠先生手书求体	目录之下	
附录五、父墓志文	一封	4
附录六、父墓志铭文	一封	3
附录七、照片数幅	第2页及第71页	



邹廷璠先生手书

序 言

1983年5月一个星期日，偶然想起了儿时情母，随手写了下来。以后经过3—4次修改补充，到1984年6·1儿童节前夕定了稿。在以后的岁月中，趁节假日又继续写了下去。一无固定题目，二无先后次序，三无周密规划，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结果9年间共写35篇，约14万字。

我大女延龄假期回来，看到我写的文章，并得知有些问题尚未查清，于是帮我进行查找。他曾往北京、江西、南阳去过。又命他女儿郭利娟去南京查找。我也去山东一次。

数十年间除自己所记的一些外，多处访亲问友，查阅书报杂志，发函询问，日积月累，才写成此书。参考文献上百种，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此书的写成，多亏：

1、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安居乐业，工农业迅速发展。近11年来我有了一个比较安定和平静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所以才有时间和可能在业余写点文章，而且党的政策好，各有关档案馆、图书馆、史志 编纂办公室、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2、各位亲友的大力协助，供给资料。

3、我校图书馆的大力协助。

4、我大女儿的协助（此书的问世，有一半应归功于她）收集资料，书成后又出资付印。

5、我校文印室的大力支持。

付印前，我把全文审校修订，最后压缩成为30篇，约10万字。

此书的编写目的纯是纪念性的，由于我对父母的怀念，对敬爱的师长、亲友的怀念，才写成此书。其中也可能有一些部分有资料性和历史价值，但这是次要的，这并不是我的目的和本意。

本书是我一生中收集的全部资料，用9年时间陆续写成的文章，经编辑而成的《文集》，并不是“系统而全面”的“书”。基本上是按写成年代的先后编排。

书中的人物，不便写真实姓名，于是用×××代替。

本书是“记事体”的《杂文集》，有的文中加杂一些个人感想和议论，出版的仓促，这一部分没来得及删去。个人才疏学浅，坐井观天，随便议论，必有不妥之处，请读者对这一部份不要太为重视，或者可以略过去。

因为我平平庸庸虚度一生，所以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可写，文中多是些学校、家庭、工作单位的琐事。但有一点应该申明：“都是个人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之真人真事。”

本书严格说起来：①不能算是书。②不能算是出版。③只不过近10年间所写的一些杂文，基本上按写成年代先后编排，并自己简单地草草印出，④难免有失和便于保

存而已，待以后有机会当争取正式出版发行。

这是在9年的漫长岁月里，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利用节假日（不论严寒酷暑，有几次是春节初一）和暇时陆续零星书写而成的。时间紧，时间古老（130多年）牵涉面广（数省和中央），资料少（家中资料已丧失净尽，荡然无存），父母在世时我年纪尚小，事情已隔60年，有些已记不很清了。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本书中错误之处一定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十分感谢。

武大椿 1991年5·1 劳动节

上接52页

三、感想：

通过这一段与×太太交往的历史，可知“交往一个好人披红戴花，交往一个坏人披枷戴枷”。“跟好人学好人，跟巫婆下假神”这些古语是不错的。

因为认识了×太太，引得我和武友梅两家家败人亡。当然我两家的败尚有许多原因，不能全归罪于×太太。但她确实是这许多原因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认识×太太是我嫂子（卢氏）的事，上文所谈：“巨县大地主×××”，也是我嫂子引入的。观其结果，可得出：“引狼入室”的结论吧！其结果是“我们两家都被狼吃了，交结亲友可不慎呀！”

1990·3·22·



父亲照片



母亲照片（后排中）（前右是我）

回忆录(一)

1984年6·1儿童节有感——从个人童年上学的经历。回忆自1931年起，至1945年止，共15年间，河南省开封市及北京市中小学校情况之点滴

武大椿，男，汉族，1926年农历2月29日生。河南省开封市人。家起先住裴场胡同东头路北，1932年冬改走前妙米胡同东头路南（院子是前后通街）。

1930年春起随父亲（名玉润字德卿）认字块。认有1000多字后，1931年读《三字经》，然后读《论语》。读论语时的每天下午还读一点古诗。

1932年夏父亲去世。随母亲（名潘素心字兰仙，山东临沂人）读《论语》。

数月后，对门（裴场胡同）著名中医杜仲凡先生（排行第二）延师设馆，我就读数月。读些启蒙书和论语。学生都是附近的。杜先生的子侄（瑞琳、瑞璜、瑞璿……等）都在此学习。

1934年秋上河南省立第二小学（现复兴街小学）校址原来是袁、侯二公祠，民国后改成小学。校长是邢清泉。前后两位级任老师是许筱民和董衣琴。都是河南师范学校（北道门现在二中）毕业生。课程有：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大小字、日记、作文、体育、劳作、音乐、美术等。学生都是“童子军”，穿绿色制服，戴红领巾，每年举行一二次军事野营，常上军训。教室内挂孙中山和蒋介石相，老师一谈到蒋委员长（蒋介石）全体都要起立。每个班级都拿一个字代表，楠、蕙、菊、萍、樱、椿、樟等，我在樱级。每天点名两次，逃学、迟到、早退、作业完不成、演板作不出题、默字写不出，提问答不出及其他违纪事件，轻者受一顿训，重者要挨教鞭（小竹竿打头或打屁股）打板子（木板打手或打屁股）。每月考试，期末大考，按分数多少排名次。记得1937年10月19日前后的一个星期日，董老师带我去省立第一高中（东大街东头路北）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到会者约百人，皆河南省文教界知名进步人士。学校中经常讲：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每逢“国庆（10月10日）”、“儿童节（4月4日）”都庆祝，国庆要游行。“国耻纪念日”在校内开全校师生大会。学校以后设“自治会”，开展“新生活”运动。宣扬忠孝思想，每人都要效忠党（国民党）国（蒋介石）。一些爱国老师，则宣传抗日救国。当时的老师除级任许筱民、董衣琴外，还有：刘静阁、徐香阁、董衣琴的哥哥、郑老师、贾老师（教音乐）、马老师（教体育）等。同学共约300—400人，教职工约20人。

1937年冬母亲去世，同年国民党机关西逃，开封学校全部西迁。我上小学这几年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是鲁荡平。

“自治会”情况大致如下：起先早上点名、记考勤、操行登记（分赞扬、小功、大功、处罚、小过、大过）等都是由级任老师记，大约我上四、五年级时，学校成立自治会。有全校的委员会、主席、付主席。各班有班自治会，班自治会设主席。班自治会主席就是校自治会委员。班内除主席外还有5、6个组长，每组约10人。自此以后，点名、登记、收发作业本、维持秩序等，都由主席、组长担任。一些事情都要先向组长汇报，听组长指挥。记得一次上操站队没站好，我还吃组长两记“耳光”。

“童子军”：每个学生都是童子军。穿绿军服，戴红领巾和大翻领帽。行礼是稍：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伸直并拢，抚着帽沿，同时立正。三指是代表“智仁勇”。全校有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肩章可以标志出“职衔”。下午课后要受军训。由体育老师作教练，分队操练。有步法、队形、跑步、射击演习等。还学侦察、夜行军、筑工事、防空、打旗语、吹军号、奏军乐、站岗放哨、救护等。每人发一根黄色的“军棍”，作为枪的代用品。

“新生活运动”：由教育厅派人到学校开展新生活运动。在全校开大会讲过，老师在班上也讲过。主要是宣讲崇拜，说这是蒋委员长（蒋介石）手谕在全国开展的。什么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助人为快乐之本等。但也加一些反共宣传，就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他们大事宣扬蒋总裁的威武，已把“共匪”彻底消灭，仅余一小股残部向北逃窜，正在尾追堵截之中。“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后），他们又拿了一本蒋所写“日记”在学校宣传蒋如何爱国、主张抗日等，极尽造谣欺骗之能事。把一个毫不抵抗外侮（日寇），一心（意外）（抗日）必先安内（保共）“醉心于打内战、同胞自相残杀、拱手把中国半壁河山让给日寇的民族败类”“蒋该死”吹捧成了大仁大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团结抗日的“英雄”和“救世主”，其“新生活运动”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就不问可知的了。记得学校当时所唱歌词中有这么几句：“……老年人过去了，青年人还得改造，我们啊，是绿苗，是嫩条，新生活从此开始……”。蒋介石除了用华盛顿和伦敦的大炮军火，屠杀镇压中国人民，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蒋家王朝”自己当一个在美英羽翼下的儿皇帝外，深知“得民心者王天下”。于是舌敝唇焦、声嘶力竭地宣传蒋家功德，尤其希望从这些天真无邪的儿童中训练出一批“蒋记”奴才。

国民党的机关、学校西逃后，我上了真光小学，（鼓楼西街头路南，基督教浸礼会所办，现市委会处），校长姓李，有王星垣老师、范老师等。一位美国人叫何华德（皆称何牧师）主持校务，他住在西院，会讲中国话，年约60岁左右，有时也跟同学谈话。小学共6班，设在东楼。课程与国民党学校一样，没有：自治会、童子军、新生活运动，但多一门“圣经”课。老师是弓耀德。不及格不能升班。每星期日上午都要到校作礼拜，听牧师布道，讲圣经、唱赞美诗。不少家长和学生都受了洗（入教）。我想入但家长不同意而没受洗。因我信主不虔，背诵马太、马可、路加等福音（圣经中之主要章节）不多不佳，所以圣经仅考60分而勉强升级。

1938年麦收时，日寇逼近开封，开封居民大部南逃或西逃，嫂子带我逃到郾陵县（嫂名王守贞），住西街路北石碑坊旁。不久开封沦陷，同时，黄河决口，黄水经郾陵县北，流往东南。那时我在郾陵县西街路南一位老先生所设的“私塾”内读书。同学10多人，我从头读《论语》，清晨先温习以前的，然后号（老师指定的并用红笔圈点的下一段）新课，会背了，再号一段，如此两三段。念书、背书，都是高声朗颂，在老师跟前背书时，要站在老师前，背向老师。早晨复习后在老师跟前背从前所念书时，老师会忽然提到后面十页二十页以后的任一句，学生就要接着这一句往下背，正背时，老师又会忽然提到前面几页的某一句，学生就得接着这一句再往下背，直至背得滚瓜烂熟为止。下午除了背书外，还要写大小字。外出解手，要领“出恭（解手）签”，竹制，回来后把签交回。

出去时间大了不行，为了避免学生借解手之机出外玩耍，背不会书或有其他越轨行为，要打戒尺（木板、长二尺多、宽一寸多、厚5—7分。打手心）。老师是很严肃的。学房正中挂孔夫子相。

1938年冬回开封，又上了第二小学，老师大部是新人。几个月后考入了真光中学初中一（原真光小学又扩建了初中班），校长老师多是旧人。共两班，一班初一，一班初二。一年后，学校迁到南关外铁路南沿红洋楼（又叫袁家楼，即现军区大楼），因太远，家长没让我去。该校大事宣扬英美科学发达。社会进步。西方文明。基督福音。详情同前真光小学一段。还灌输反共思想。圣经和英语都是主课。

由在我们前院住的我父亲的好友邵老伯父介绍，我去他的友人李廷奎老师处上私塾。李老师是河北省人，清末举人，中年游学河南，定居于汴。擅诗律，有诗集。住前妙米胡同东头路北（我家对门）。设馆教学多年。有学生10余人。我从《论语》开始，读完了四书，又将近读完了《诗经》。细节与开封县老师处大同小异，但没有“出东签”，没有“戒尺”，老师喜吸“香朵拌”旱烟，用一根长杆烟袋，老师一生气学生头上要挨烟袋锅子。每天早上先温习，然后号新课。下午读些古文，诗词歌赋，还读了点《纲鉴易知录》。还写大小字。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各放假一天，每年腊月二十三放年假到正月十六。没暑假。

这期间，所写之字，经常去邵老伯处请教。有时也去父亲之好友邹少和老师处学画。

邵老伯行八，是我父亲的好友，在我家前院（前妙米胡同东头路南）已住三四十一年。清朝时作过辉县知事。是一位全省闻名的书法家，能写正草隶篆，尤擅隶书。精于古董、金石、书画、碑帖之鉴别。还是一位收藏家，珍藏许多古书画、古玩、碑帖、印章、石刻。每日笔不离手，除了给各方友人书写外，一有空，就用黄粗纸（黄草纸、连史纸）练字，叠成格练大字，在格与格之间的空白处练中文字和小字，直至写的密密麻麻无一点空处为止，背面还要写字（这种纸很厚），又是写得密密麻麻。他屋中桌上、架上、墙上、几上、地上、箱内，箱中，满是纸、满是字。有时下午他也去开封几家古玩店看看有什么好的古玩字画，帮助鉴定或买一些。每日早晨作“八段锦”锻炼身体。出门从来不坐车，耳不聋、腰不弯，身体很好。爱吸旱烟，喜喝绍酒。谈吐风趣、心情开朗。与我同时前往就学书法的有杜氏兄弟、侯绍仁等。他跟邹少和也是好友。邹常来探望。邵老伯名嘉谷字禾农，大约1940年冬去世，享年83岁。

邹老师名廷奎，字君谷，号少和。住穿心店后，清末举人。民国初年是一位实业家，创办“天丰”面粉公司（河南省最大的）。起初只是业余作画，但因画法出神，作品高雅，而全省闻名。逐渐成了一位专业画家。擅长花卉、山水、喜画牡丹。培养出了不少有名弟子。无子，外孙（名邹宗绪）从小也跟他学画，那时，（抗战时）他才上小学。邹老师晚年下功夫练隶字，我也去学习过。大约抗战胜利后一年逝世，终年70多岁。

我还跟荆幼筠（号澹园）老师学过二年画。他家住北道门，擅长花卉。

1941年夏，我堂侄友石在草市街路东创办“维新中学”（现回民中学，起先只有一个西院。东院原是东狱庙，抗战胜利后才归并入学校）。我就读于该校初中三。全校共三班。1942年毕业，是第一届毕业生。友石是校长，教务主任石显曾，老师有谢继先、申重等。所用课本是新编的，和国民党时的课本不同。有数理化学、史地、国语等课。还有

英语、日语。日语不及格不能升班。由日本教师上课。学校中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也灌输反共思想。孔子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全开封市师生都去文庙（孔庙）参加祭礼。

1942年（首届）毕业生中（共约30—40人），因开封无高中而去北京考高中的约10人，有5、6人考中。我考上了北京市立第八中学（原私立育英中学，灯市口街路北，校址是明朝奸相严嵩府）。上了三年，1945年毕业。学校中有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著名的有1944年因伙食事开展了全校大罢课，围攻了校长，停课数日。校长李如松、教务主任黄子彦、训育主任年宝和、黄子彦兼解析几何，温习数学杨老师、英语郑老师、历史王老师、地理孙老师、三角几何王老师、生物胡老师、体育老师刘全（以后应聘来开封市维新中学任教）。每一年级4—5班，每班40—50人。全校共约1300名学生，初中在西院，高中在东院。学费高，伙食贵，吃的坏。许多同学都患了肠胃病，我也患了极严重的肠胃病。主食是棒子面（玉米面）丝糕、糙米、小米饭。付食是芥菜疙瘩制的咸菜。有时一连几天吃土豆。课程有数理化、史地、国语、日语、英语、生物、修身，有两门选修课：会计和书法，我选书法，老师是名书法家吴兰第。学生穿兰制服、戴兰一帽、打裹腿，不许留长发。我校全是男同学，西隔壁是贝满女中。学生还要上军训。全体都要住宿，平时不许出门，有客来要登记。星期日可外出，但要在传达室登记，去何处、干什么、何时外出。回后再登记。学校严密监视和控制每一个学生的思想和言行。外出以后，立刻有人盯梢。凡对学校的人或事有不满的、不守校规的、对社会非议的、谈国事的，轻者受监视、受迫害，重者要被扣上“思想不良”的帽子，或者可能被日本宪兵队或特务机关逮捕。校中日本顾问掌握一切大权。特务分子密布。教务处中和黄主任一起办公的就是一个特务机关的人。日军和特务分子多次端着刺刀在夜间去我校查户口，大镇压，按黑名单扑人。记得一位英语老师和几位同学被捕。还有同学（我同屋即有一人）投奔了解放区或蒋介石。有同学劝过我，我因没勇气而没走。

那时的北京政府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头头是五王（王揖唐等）。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后，北京和开封又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国民党的国旗），但上面加一黄条“和平反共救国”。北京、河南、街上广播的都是反共之音。物价飞涨、物资贫乏、民不聊生。北京市市民要按人口配给面（36种混合面），定量供应。1942年河南大灾荒。水、旱、蝗、日伪。那年我暑假回家，看见蝗虫从天而降，沙沙作响，遮蔽天日。从开封往北京的铁路两旁还有成片的蝗虫，所有庄稼一起吃光，呈现出一派凄残景象。倾家荡产、卖儿卖女、饿死、病死（瘟疫）者不计其数。且不说敌伪的“三光政策”所残杀者。

总之：这15年的历史是一部辛酸史，一部血泪史。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被列强瓜分、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作亡国奴的屈辱史。那时城市中90%的儿童无学可上。上不成学、上不起学，乡下的是99%的上不了学。我有一个亲戚的女儿，约11—12岁。

1942年以几十元的身价卖到黄口。直到全国解放，他才回来。有多少家卖儿卖女，逃荒要饭、妻离子散、家败人亡。那时人命如草芥，遍中州大地：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十室九空，往日的繁华村镇变为废墟，成百里找不到人烟。儿寡是这些不幸中的更不幸者。

我出身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总算上了这么多年学，但坎坎坷坷，随着国家的战乱和毁灭，家庭的衰败和破落，也曲曲折折历尽艰辛！好不容易学了一点文化，但也都是：封建主义的（私塾）；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办学校）；洋奴的（教会学校）；奴化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学校）教育，给一代儿童纯洁的心灵上灌输了毒素，打上了深深的屈辱的烙印。弄得连他们自己的祖国、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华盛顿、伦敦、和东京是他们的祖国，恨不得一下子加入英国、美国和日本国籍而变成一个：英国、美国和日本。英美科学发达、社会进步、生活幸福，连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大日本帝国主义是武运长久，席卷了东南亚，成了东亚一个霸主，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待他与德、意联合，共同击败了俄国。英、美之后，他们要瓜分全球！使得这些儿童们，以敌为友，认贼作父！帝国主义者欲我亡国灭种，必先亡我民心！从而使我们作他们的奴隶，永世不得翻身。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方式有：军事侵略、扶植代理人，政治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思想侵略等。他们的逻辑是：一手拿刺刀，一手拿圣经！毒矣哉，帝国主义。苦矣哉，亡国奴！如今回忆起往事，还觉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不禁为自己心灵上在这15年黄金时代中受这么长、这么深的毒害而慨叹！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日起，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之时。多少爱国的仁人志士，洒鲜血、抛头颅、前赴后继，想拯救中华民族的危难，但一次次的革命都遭到了失败。直到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9年成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自己的家园。道路是曲折的，前进的征途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走了弯路，受了挫折。但真理最终战胜了谬误，善良最后战胜了邪恶，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落得了一个可耻的下场。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振奋精神，万众一心，秣马厉兵，重整旗鼓，昂首挺胸，一定要振兴中华，使中国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东亚病夫”变成“东方巨人”。

喜看今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蒸蒸日上，工农业生产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亦欣欣向荣。我国儿童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青出于兰而胜于兰，新秀辈出，后继有人。睡狮已醒，我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了。十亿人民正在按照党所指引的航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向前飞驰，我不禁万分喜悦和欣慰。

我也想：“我们必须从小就开始拿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我国儿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成功的早晚，及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好坏。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现在教育工作的好坏。因为未来是属于现在的儿童，而未来的主人需要从现在来塑造。

教育不仅指学校，受教育者不仅指儿童，全社会都应办教育，全社会都应受教育。我们这些由旧社会过来的人，尤其应深自反省，自责自咎，自怨自艾，洗心改面，改过自新，以身作则，教育自己的兄弟、朋友、子女、后人，关心儿童，关心青少年。只有不断地、坚决地拿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全民，才有可能更快地把我国建成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最后，我想申明一点：教育并不是万能的，社会的进步主要是因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

发展到一定阶段，同它们现在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这时就要发生革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上层建筑也要发生变革。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上层建筑（教育是其中之一）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所以当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时，从回忆自己的童年，重温这15年的教育史，对我们当代及后人也许会有一些裨益吧。

回忆录（二）

目 录

壹：忆宋向梅二三事

贰：忆荆幼筠二三事

叁：忆父亲二三事

壹：忆宋向梅二三事

宋向梅开封人，住大厅门街东头路北第二个门，排行第二。他父亲与我父亲是朋友。

宋早年当蒋介石统治河南时在机关中作小职员，以后逐渐升至省公安厅科长。抗战时他仍在日伪省警察厅（公安厅改名）。抗战胜利后在家闲居。解放后在政协工作，直至去世。

关于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详细情况我不大了解，这里只想介绍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二三事。

一、学识渊博

因他父亲是一位学者，故他也勤于学问。他室内摆满了书，去他家时，多半在看书。大概1943—1944年间，假期回汴时，他托我在北京琉璃厂（我在北京市立八中上高中）给他找找，因他的一套24史中缺少了一卷。我去找了几家没找到。

二、长于书画：听他说，他一工作，就是在机关中搞文书的。故写的好，尤其小楷。他写的虽好，但因是公职人员，很忙，故不卖字，只是至亲好友，他才偶而写一点。我家有他写的字。我父亲去世后，墓志铭就是请他写的。由于那时墓志要有“名人”写，宋在中年，还是个“小人物”，只是写的好而已。故署名“王德信书”，其实是宋所写。宋用楷书写碑文，那禾农用篆书写的盖儿。大概1932年前后，父亲去世。每晚宋下班后来我家写几行。石碑放在第三进院子的堂屋中，用红银珠在石碑上写，站着写，有时还要点灯。约10余天才写好，我常看他写，写的真是工整。写好后即请人刻，一个多月才刻好。

碑文是我父好友杨捷三撰写。杨住东二道街中间路北。光绪16年（1890年）进士，中翰林。无子，后过继外孙洪绶为孙，约在1946—1947年间逝世，享年80多岁。

宋除擅长书法外，有时也作画。画花卉。我家有他画的扇面。清雅古朴，很是名贵。

三、为人忠厚诚恳。我有一本家孙女，名宪文，后来嫁给他侄儿，所以我们由世交变成亲戚，时常过往。他对亲友总是彬彬有礼，以诚相见。乐于助人，对青年人谆谆教导、加以勉励。直到解放后他在政协工作我在北京上大学时，假期回家，他还问我学校情况。并勉励我，能上北京上大学是不容易的，一定要好好念书。他的书画、渊博的学识和对人诚恳的态度，实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使我不能忘怀。

贰：忆荆幼筠二三事

荆幼筠字树芬号澹园，开封市人。住北道门路西。青中年时在省一些机关中当小职员，晚年靠卖画为生，生活潦倒。

1946—1947年时我跟他学画他精于花卉，曾给我画许多画卷。常画花鸟、斗方、册页等小品。爱画菊花、牡丹、荷花、瓜果、菜类。点缀一些花瓶、花盆等，树木如生。别有一番格调。他作画时，我给研墨。从草创、勾画、着色、修饰、加工、点蕊、落款、盖章。这期间要挂起来看几次。每完一道工序后都要挂起看看，琢磨琢磨，再画下一道工序。对每一付画无论大小总是付以高度重视，不到尽善尽美决不罢手。画法甚谨，功力很深。他说：“要惜笔、惜墨、惜色、惜纸。一笔一划，不要多画，亦不要少画。多观察实物”。

按当时河南画家说，邹少和排第一（画花卉、山水）。张乐天排第二（住北门大街路东，喜养金鱼，我去求教过，画山水）。荆排第四、五。杜瑞琳（字朗若，小时同学，是我师兄，画山水）已小有名气了。

当时的书法家，郦丕农排第一（工于隶书），陈玉璋（住南门大街路东，工楷书），张贞排第三（工楷书）。

当时的古董、金石、碑帖鉴定家，以 郦丕农（另有专文记述）排第一。

记得我跟郦丕农老师学字时，小字帖是苏孝慈。隶字是张迁碑。每天下午至少写大字一张、小字四行。小字用的连史纸、大字用的是作烧纸用的粗黄纸。或包东西用的黄草纸。每隔3—5天把字送去请他改一次，他把写的较好的用红笔画上圈。他跟我说，笔要握紧拿正，坐正，心神正。写前先研墨，一边研，一边看字帖。大字首先要练好点划撇捺等基本功，笔道要横平竖直，一个字要一气写成。切忌败笔。一个字要注意间架结构，要有气派。许多字排列在一张纸上时要注意其布局，要作好总体规划。写小字必先练大字，大字长进了，小字也长进了。写小字时，无论字稍细写成后大小都要一样。字要方正整齐，露棱角。总体上说，无论行列，都要横平竖直，要贯行。我练大字是先练了几年楷书后才练隶字。

荆老约比我大20岁，虽然画一手好画，但儿子不正经干，受其子拖累，家境贫困，常常衣食无着。文学、艺术在旧社会是根本不为人重视的，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上也是无地位的。一代画师，整天忙于衣食，连温饱亦不可得，才能无法发挥，终生郁郁不能得志，最后死于贫病交加之中，呜呼，哀哉！

叁：忆父亲二三事

我家世居开封。起先在宋门里住，后迁至前 炒米胡同和裴场公胡同。听母亲和嫂子说，父亲（名玉润字德卿）青年时中举人，作过“教谕”，后在光绪15年（1889年）中进士，~~点翰林~~。起先在京刑部任职，后在山东济南、兖州、沂州任知府。后到江西南昌任知府在任候补道台。官至正二品，赏戴花翎。

辛亥革命前弃官回乡，住裴场公胡同东头路北。民国初年曾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以后即退居。此后，常跟一些书画家过往，他们多半是来我家在客厅写画。

父亲与友人会餐时好喝“绍兴”酒，很少喝白酒，平时不喝酒。绍兴酒是用小口坛装的用米做的酒，酒量很大，但从不着醉。爱看戏（豫剧），不爱看电影。吸鼻烟。生活规律，性情豁达开朗，很少见他跟家中人和佣人发脾气。与亲友交谈，常是温文慈祥，有时讲几句诙谐话，引得彼此大笑。爱下围棋，与亲友一下能几个小时。喜书法，有时写点对联。我哥（名同文字翰生）也擅长书法。家中保存有他们的对联，文革时，连其他数百付名人字画一齐化为乌有，哀哉。父虽已年逾花甲，但仍每日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尤喜史书，晚年又爱看医书，着力研究了医药方剂。父亲的孜孜不懈，勤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影响至深，使我终生难忘！家中收藏许多名人字画、碑帖、古玩。时常展玩、调换（客厅中悬挂的）。有时去几家古玩店转转碰上好的，就买一点。商货店街北头路西“景古山房”表画店的小景师傅，常来我家接活送活。自我记事之日起，父亲即耽于书画，不问政事，很少与军政界人士来往。

我5岁（1930—1931年）随父认字块。每天上午教我认字，同时他在看书，待认了千把字后，教我读古诗。以后教我读论语，我每天的日程是：上午认字块（以后背书）。下午也认字。3岁起，下午又学写字（描仿）。晚间练武术（武术是跟马老师学的，他是“功力门”李太老师的大弟子。后在大南门外菜市上路东开茶馆，晚间收徒传武艺，有徒弟数百名，很有名）。晚间有时带我去相国寺火神庙之戏园看戏，有时带我去我家之汴水街庄钧恒文（吴胜角街路东）坐坐。

父教我认字块是这样的：每天他给我写5—10字，往往都是一些有关联或同一类事物的字，如：东南西北中，天地日月星，风雨霜雪、雾露雷电等等。好认好记。第2天一开始，先复习以前学的字，然后学新字。100个字一包，包上写上序号。在认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玩固”字，即记不住或好念错的。于是父把这些字单包一包，不编号，以便以后多下功夫牢记这些字。待确实记牢了，再放入编号包内。我发现，按好学难学可把字分作5类：①极好学。②较好学。③中等。④较难学。⑤极难学（玩固字包含在其中，是其极难的一类）。

除学的2000字，父每日下午给我写点古诗叫我背。小诗是一首，长诗是2或4句。至今已50年，虽历经多次家破人亡之变乱。颠沛流离了半个中国，受过残酷长期打击迫害，但是我的书柜里还珍藏着这几页书。这是父留下的唯一的一点手迹（见附件）。

父教我论诗时，是每日用红笔圈点一段，诗会后再往下圈，如此半天要学2—3段。

第2天要先把以前学过的都从头背，背会了再学新课。

父好看史书，还好看老子、庄子等书。一次父亲看书，看到一段后，把书拿给我叫我背下：“沿笃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心。可以尽年”。

父亲边放一本历书，时常翻阅。记得在扉页上父写一首诗：“关心时序增旧岁，屈指年华到古稀。天道悠长深未测，更需发奋读书籍”。可见父年已古稀，但仍孜孜不倦地在探求真理！父写的对联不少，我只记得一付：“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葛。”这是父留下的唯一的一首诗和一付对联了。

父和哥写的都是楷书字。哥写的对联也不少，我家堂屋门前出厦两根柱子上挂的一付木刻红地黑字对联即哥所写，可惜文记不清了。

父平时身体、精神均很好，很少生病耳不聩，牙不掉，腰不弯，到近处去都是步行。但1932年因患痢疾，多方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73岁。

我家院子，前门在裴场胡同东头路北，后门在前妙米胡同东头路南，前后共4进，50多间。我们住第二进。父、母、我、弟（名长椿后改名武洪）住堂屋。大嫂二嫂住西屋（哥有二妻，无子女）。大嫂李氏名秀如，北京市人，父名相安，清时京官，是我父友人。大嫂有一弟，终生干点小事为生。二嫂卢氏名守贞，河北邯郸、广武、农村人。两个嫂子都没文化。大嫂1940—1941年间病逝。二嫂1966年冬病逝。东屋是厨房。第1进院子的堂屋是客厅，父亲的书画绝大部分悬挂在此，与友人书画也在此。第3、4进院子都闲着，有时亲友来住住，有佣人约8—10人。

祖父名绍岳，字敬侯。幼年作鞋卖鞋。在寺后街摆摊，以后生意较好，就租了一间门面房，后来生意逐渐兴隆。在我父亲去世时（凭我所记）我家有生意8所。①恒裕鞋帽店，南土街路东。②恒裕鞋帽店分店，有二，一在北舞渡，一在漯河。③恒裕绸缎庄，北土街。④恒裕文什绸庄，吴胜角路东。⑤恒裕同鞋店，县前街路东。⑥恒裕同鞋店分店，有二，一在鼓浪屿路北，一在许昌。恒裕同鞋店在全省都是出名的。1956年公私合营，上述生意中共约300人，由老马掌柜、徐、乔氏弟兄、陈、小马、吕诸位掌柜掌管，他们都是我祖父的徒弟。据几个老掌柜跟我说，我家鞋店闻名全省（尤其千层底儿布鞋）的原因是：①质好：布均用新布，选上好布料，好麻线，作工精细，检查严格。鞋面和鞋底之间多加一层新白布（比普通鞋多一层新白布）。故耐穿又不走样。②服务热情、童叟无欺，不分城乡，贫富、老幼、男女，一律热情相待。管试，务必使满意而去，百拿不厌。③号规很严。④上下团结，人心齐。全体职工中99%的都是山西省，高平、晋城农村人。都是从小收的学徒，干一辈子。非亲即友，或是乡邻。故而一心一意相处和协。⑤价廉，薄利多销。虽然用料好而多，但价格与别人的、与市价相同，甚至还稍低。⑥货全、样新，无论大码小码，尤其一些特殊的均有（如小脚、宽脚、特大、老头等鞋），还可定做，不多要钱。皮、棉、毛、缎子、礼服呢、金丝呢……均有。经常有人“跑外”，到上海、南京、无锡、苏、杭等地买布、皮、绸缎面料、鞋帽，学新样式。

我有3个奶奶，一位黑老奶，一位白老奶（瘦子这样称呼）。父兄弟二人，父行大，叔名玉昆，作过山西数县知县。叔早就与我们分居，在北三圣庙街居住。

叔父原配生一子，名超群，1936年前后病逝。超群有3女：长名耀华（嫁通许人徐香阁），次小名小素，三名强华（小名小顺，嫁朱敬安）叔父配有两妻，一续娶生一

子，名超彦。1930—1931年间在相国寺看电影，影院失火被烧死（我记得很清）。超彦有3子2女，依次为：克勤（友梅）、克宣（友石）、克三、洁瑞（女）、洁全（女）。

我有3个姑姑。一个嫁开封农村丁家。一个嫁周口丁表兄名质和，有2子，庆余和家驹。丁表姐嫁开封市徐家。有3子，~~到~~恒泉。××、及园。

我有7个妈妈。长孙氏，下有……潘氏（即我母）。孙表兄名冠五，有一女嫁开封草市街路西刘家。母名素心，字兰仙，山东沂州人，家居农村。以后外祖母来我家住多年，直至病逝。母有一兄，其兄有3子，文连、文生、文贵。母有一姐，均在我家住过。

母靠自学，读了许多经史子集。父去世前教我念了点论语，父去世后，母教我继续念下去。母亲好看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聊斋、说岳、隋唐演义、清宫秘史……我家都有。除白天阅读外，夜间还秉烛以读。喜欢种花、养鸡、养金鱼。喜唱京剧、看电影。家中有一留声机，常放京剧唱片，跟着学。家中第2、3进院子之间有一小花园。种有梅花、海棠、丁香、紫丁香、月季等……盆花有：玉簪、茉莉、夜来香、菊花、~~萱~~草、水仙等。缸中种有荷花。有鱼池鱼缸，养有各种金鱼，有龙背、凤尾、龙眼、~~凤~~天、绒球、兰色、黑色、五花、珍珠等品种。大的有近一尺长的。每年春季都要买几十只小鸡喂着，有九斤黄、广东鸡、斗鸡、土种鸡等。我也常喂。还养有几十只鸽子。我对花鱼鸽均无什兴趣，唯有喜欢鸡。我喜欢鸡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以至于后来我考大学时报了畜牧兽医，当时因对大学不了解，只是随便报一校，报一系，确实是具有极大的盲目性，但现在回忆起来，它自有其渊源，也并非偶然的吧。母亲在1937年冬病逝。

因为：①只是根据我所知的星星点点，~~一鳞半爪~~，材料太少，不了解全面，不能作出判断。②本文是回忆录。故只忠实地回忆并记载，而不对我的家庭或具体某人作出评论和评价。

回忆录三—— 父亲之墓志

一、序言

壬申年（1932年）农历7月20日父病故后，母即准备安葬途中的一项工作是去请我父好友杨捷三叔叔撰文、邵禾农伯父篆盖，亲戚宋阿梅（我姑母二哥）书写，立此墓志。

因我大哥同文之子早卒，嫂子过继。我弟兄超彦之长子克勤（后改阿芳）为子。过继的时间在我父亲去世时。碑文中写克勤如何如何，实际上并非如此，~~克勤~~当时才约16—17岁。个子又低又瘦，还是一小孩子。实际是一切~~祭葬事宜~~（包括祭志）均由我母亲（潘氏）操持。碑文中因友梅是长门之子，旧社会妇女不算人，~~人微言轻~~，不得已外，故由友梅出名。

石料是选的上好青石，拉来后已磨光，放在我家第3进院子的堂屋西角。起初刻料又大又厚，亲友向我母亲建议太重不好搬运，而且写的是小楷，用不着这么大，于是我家又加工减小成现在的样子。

郇老伯因字少，1天即写成。宋2哥因要上班，故每天均在下妻后来我家写几行。许多时候都是秉烛而写，写了半个多月才写成。写时我常在旁边看，我见碑上写的“王德德”，很奇怪，问他。他说：“王有功名，原想请他写，但因年老有病，故由我代书”。

刻时我也常在旁边看，陈约40岁上下，刻工很精细，刻了约1个多月。

刻成后，请人拓了千余张。连“补闻”一起送到各亲友处。

该年农历10月29日父安葬时，此志也一同埋到墓中。文化大革命时，我家坟地被扒。父棺被拉到火葬厂打开。此志即放在火葬厂。1985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我把它从火葬厂拉到家（开封市西门外梁苑新村，北头32号楼2单元付10号）。

此志共两块，上（盖儿）下（碑）两块一样大小和厚薄。盖儿上面的4边均磨成斜面，斜面上刻有花纹。花纹之正中有一长53、高51厘米的光面儿。上为郇老伯用小篆体写的25字。下面一块长90、高90、厚21.5厘米。上面为宋2哥用楷体书写之碑文，横竖皆33行。每块估计重约500公斤，盖儿因磨去4个边所以稍轻。

因此碑系名人撰文、名人书写、刻工精细，而且文中有记述我父亲的一些简历，故记其梗概如上。

二、盖文和碑文（均照原文抄录，未加标点）

（一）盖文：清投资政大夫江西南昌府知府在任候补道武公德卿墓志铭

（二）碑文：

清投资政大夫江西南昌府知府在任候补道武公墓志铭。

清赐进士出身二品銜翰林院侍讲学士杨捷撰文。清赐进士出身吏部文选司主事王德德书丹
四等嘉禾章前署辉县知事郇嘉谷篆盖

壬申七月二十日旧太史氏武公卒于里第越三月将葬其子孙克勤奉其行述踵门泣告曰先王父一生文章事业知之深且悉者莫如君敢请铭以报诸公嗚呼余与公生同里长同师同登贤书先后提南宮同入館選去館后同优游林下又二十年相与朝夕过从信乎知公之深且悉也虽不文固敢辞按述公諱玉潤字德卿，开封人先世迁自洪洞族居藩衍殆六百年而鲜显科名者父魏候公以商业起家晚岁生公质貌岐嶷喜日此读书种子也送入塾肄习过人勤学不假督责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乙酉年举于乡己丑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官刑部主事补授提牢厅主事三迁为浙江司狱中以京察一等简授山东济南府遗缺知府署兖州府知府补沂州府知府丁

生母忧服阙简授江西吉安府知府受中丞冯公知调补南昌府知府以获匪补在任候补道辛亥革命军起公知事不可为遂弃官去公生平廉静释服为南阳教教训士如子弟而不苛其贤官秋曹守法持平遇疑难案不敢以意轻重未几一座出守当国家维新之始咸属目异常建设而公念刻期疾苦宜与休息于輿情所便不肯更改是以所至无赫赫名政简民安至今颂声未已归里后两袖清风京外来索者空于闕廉吏其真不可为耶公生于清咸丰十年庚申六月十二日卒于清同治二十一年壬申七月二十日享寿七十有三岁父绍岳勤其子也以公官清投资政大夫信母李氏赠夫人生女三长适李三适丁其母生母陈氏庶母赵氏庶母王氏自公公事如生俱封夫人妻孙氏邑公女信母李氏庶母赵氏庶母王氏自公公之嫡姐封夫人侧室庶氏刘氏庶氏温氏庶氏董氏庶氏夫人及庶氏刘氏庶氏温氏庶氏董氏庶氏温氏庶氏董氏